



[丹麦] 赫里·里贝格/著

裸灵之日

BARE THE SOUL TODAY

贵州人民出版社

裸灵之日

原著：（丹麦）赫恩·里贝特

译者：赵升沂

贵州人民出版社

策 划:赵升沂

责任编辑:孟志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裸灵之日/(丹麦)赫恩·里贝特 著.-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10

(世界经典悬念小说系列)

ISBN 7-221-04377-9

I. 裸… II. 赫… III. 翻译作品-台湾文藏出版公司版权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105 号

裸灵之日

原著:(丹麦)赫恩·里贝特

译者:赵升沂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路 81 号) 邮编:550021

贵阳侗乡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8 字数:18 万字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221-04377-9/I·985 定价:15.00 元

目 录

SHI JIE JING DIAI XUAN NIAN XIAO SHUO 89/99

引 子.....	(1)
第一章 神秘的本票.....	(2)
第二章 潜鸟.....	(9)
第三章 上帝的女信徒	(19)
第四章 车祸的罪过	(28)
第五章 水里的标本	(37)
第六章 调情圣手	(48)
第七章 神秘老妇	(57)
第八章 窃听	(66)
第九章 球桌下的较量	(74)
第十章 美食店的女人	(84)
第十一章 葬礼的圣歌	(93)
第十二章 掉枪.....	(103)

第十三章 船坞·····	(111)
第十四章 少年暴徒·····	(121)
第十五章 黑暗中的影子·····	(132)
第十六章 电话里的谜·····	(141)
第十七章 荒唐妻子·····	(150)
第十八章 垃圾里的线索·····	(159)
第十九章 沙发上的战斗·····	(169)
第二十章 “枪楼”餐厅·····	(180)
第二十一章 危险的对话·····	(190)
第二十二章 正面交锋·····	(202)
第二十三章 疑犯之死·····	(209)
第二十四章 廉价的动机·····	(220)
第二十五章 胜利者的哀鸣·····	(232)

引 子

事后金西才知道他的姓名是约翰·达格特，他走进事务所的那天却不是这样介绍他自己的。

当时金西已觉得情况有些不对头，可是无法断定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雇金西干的事够简单了，不过这家伙没打算付酬金。如果你是自己开业，当然不能不关心这事。消息传出，你最先知道的便是大家都认为你会受骗。金西去找他要帐便随之发现，事件一个接一个，缠得金西无法脱身。

金西是私人侦探，领有加利福尼亚执照，在圣特雷莎开个小小的事务所，圣特雷莎是她生活过 32 年的地方。她是个女性，自谋生活，现在单身，结过两次婚，离过两次婚。有时很急躁，但是性情大抵上随和，这是因为过于要求自立而锻炼出来的。她也很固执，总认为对于受过中等教育，有警察学校文凭，天生就没有能力为别人工作的人来说，私人调查应当是有益的工作，为此而十分苦恼。她按时付帐单，遵守大部分法令，认为别人也应如此……

第一章

神秘的本票

那是10月下旬，万圣节的前一天，中西部的气候简直像秋天——晴朗、凉爽。金西开车进城，没有闻到空气中的树林水气，满以为树叶渐渐的由黄变成褐色了。她看见的竟然仍是多年的棕榈树，处处仍是一片不懈的绿色。夏天的火灾已被遏制，雨季尚未开始。是典型的加州反常气候，但觉得像秋天，心情无比畅快，为了乐一乐，真想在下午打靶场痛快痛快。

那个星期六上午她去事务所处理一些簿记杂事——付私人帐单，取出计算器，把一份收入表格放在打字机里，填完4份报告单写上姓名地址贴上邮票放在写字桌上。她干手边的工作非常专心，没注意到有人站在门口，直到此人清清嗓子才发现。金西惊跳一下，像打开晚报却爬出一只蜘蛛时而

惊跳一样。他显然觉得这挺有趣，金西轻拍自己的胸部，好让急速的心跳再度缓和下来。

“我叫阿尔汶·利马多，非常抱歉，叫你受惊了。”他说。

“没关系，”她说，“你站在那儿我根本不知道。你找我？”

“如果你是金西，我就是找你。”

金西站起来，隔着写字桌跟他握手，请他坐。她的第一个短暂的印象是，他是个无业游民，再看一眼，便完全无法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了。

他50来岁，干瘪得很，说不上健康。脸又长又窄，下巴突出。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有股科隆柠檬香水味。淡褐色的眼睛，漠然的目光。他穿的那套衣服是一种奇特的绿色。手很大，手指长而细，指节粗大。细得只有4英寸的腕关节伸在上衣的衣袖外面，衬衫没有袖口，手里拿一张叠过两叠的纸条，摆弄来摆弄去，有些难为情。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金西问。

“想请你把这个交给一个人。”他把纸条理平，放在写字桌上。是一张向洛杉矶一家银行取款的银行本票，日期是10月29日，交给一个名叫托尼·加汉的人，金额为2万5千元。

金西竭力不露出吃惊的神色。他那样子可不像个有多余的钱的人啊。或许是他向加汉借过这笔钱，现在还钱给他。

“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他接济过我。我要感谢他。就这么回事。”

“一定是帮了大忙吧，”金西说。“如果我问，他帮了什么忙，你在意吗？”

“我倒霉的时候，他表示过善意。”

“你要我干什么？”

他淡淡一笑。“找律师办，一小时要花我 120 元。我想你的要价会低得多。”

“找个信差给送去，也花不了多少钱，”金西说。“你自己送去，更便宜。”她并不想说话带刺，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雇个私人侦探。

他清清嗓子。“我试过，但是加汉先生现在的住址我没什么把握。他在斯坦利街住过，现在不住那儿。我今天上午路过那儿，屋子已空。好像有一阵子没人住，我要找个人打听他的下落，务必让他拿到这笔钱。如果你能估算出要我付多少钱，我愿预付给你。”

“那要看找这位加汉先生有多难。征信所那里或许会有现在的地址，或者 DMY 许多调查工作，打电话即可完成，但仍然花时间，一小时 30 元，得这个价。”

他取出支票簿，开了一张支票。“200 元”？

“400 元。多退少补”金西说。“而且我以执照担保。如果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将更加高兴。”

这一点他没对我说实话，因为他说的够不落俗套了，难以令人信服。虽然金西自己也说假话，但没想到实情中会掺杂这么多谎言。

“前不久我因违法遇到麻烦，服过刑。我被抓之前，托尼·加汉帮助过我。他并不了解我的详情，所以他不是同谋，你能帮助我，我很感激。”

“你为什么不自己处理这件事呢？”

他支支吾吾“有点像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他不愿让一名重罪犯报恩。人们对以前的罪犯总有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如果他不接受匿名的捐赠呢？”

“那就把支票还给我，酬金照付。”

金西坐在椅子上不停地动脑子。她问自己，这情形有没有破绽呢。“如果说你一直坐牢，钱是从哪儿弄来的呢？”

“以圣安尼塔。我现在仍然是假释出狱，不许我赌赛马，可又抗拒不了。所以我想把钱交给你。我是个赌徒，不能带这么多现款，要不然会输光的，我的法文不好，请原谅。”他不再往下说，望着金西，等着看还会问什么。他显然不愿多说，只要能消除对方的疑虑就行，他显然非常有耐性。后来她明白，他的耐性就是胡说八道的那种本领吧。他是为自己大耍花招而洋洋得意。说谎真是太有意思了。

“犯了什么重罪？”金西问。

他的目光转而朝下看，回答时眼睛盯着交叉放在膝上的那两只大手。“我认为这并不相干。钱是干净钱，来得正当。我们的交易毫不违法，如果是这一点使你担心的话。”

当然使人担心，但不知是否过于挑剔。从表面看，他的请求是不成问题的。金西考虑来考虑去，不知托尼·加汉为利马多做过什么以至他要作此报答。金西想这不关自己的事，只要不曾违过法。直觉要拒绝这家伙，但碰巧第二天要交房租。自己的帐户上有付房租的钱，不料有人上门预付租金，看来也是天意。无论如何是没有理由拒绝的。“可以，”金西说。

他点一点头，非常高兴。“好。”

他在支票上签好字。撕下支票递给她，将支票簿放进上衣的内口袋。“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都在上面，以便联系。”

金西从书桌抽屉里抽出一份标准合同表格，很快填好。有了他的签字，然后记下托尼·加汉的地址；是在柯尔盖特，就在圣特雷莎的北边。她真有点后怕，希望不曾答应过人。而被牵连进去。签了合同，只好随遇而安。究意有多费事呢？她想。

他站起来，金西也站起来，随他一同向门口走去。他停下，手放在门把上，仍以那种漠然的目光看着金西。

“说到托尼·加汉，还有一件事你也应该知道，”他说。

“什么？”

“他 15 岁。”

金西站在那儿，看着阿尔汶·利马多走出门厅。关上事务所的门，回到书桌旁。她情不自禁打开双扇玻璃门，走到阳台上。细看下面的街道，未见他的踪迹。不知他走到哪里去了。

她把银行本票锁在文件柜里。等到星期一银行营业，便放入保险箱，找到托尼·加汉再交给他。

中午，她关上事务所，从后楼梯出去，到停车场，找到了自己的那一辆旧车，锈多漆少。这可不是公子哥儿们搞追车的那种车，而是许多私人侦探为谋生而用的，可不怎么令人激动。金西有时落魄到递送传票，不时令人沮丧，不过她大多是作些雇用前的情况调查，追踪，或者为本镇几位律师作诉讼与审问的准备工作。金西的事务所是由加州精诚保险公司提供的，该公司曾雇用过她。总公司就在隔壁，金西现在仍为它干些零零星星的调查，公司便租给她两个不大的房间，单独有大门，有阳台，可俯视州府大街。

她路过邮局，发了信，再去银行把阿尔汶·利马多的 400 元存入自己的帐户。

星期二，金西收到银行来信通知，银行拒付支票。根据他们的记录，阿尔汶·利马多早已取消帐户。为证实此事，已将支票寄给她，支票上盖有紫色戳记，颇具真实，银行显然有些为难。

金西大为不快。

已将那 400 元记入帐户的借方一栏另外收费 3 元，这显然是提醒她今后不要跟赖帐的家伙打交道。金西拿起电话，拨了阿尔汶·得马多在洛杉矶的号码。不通。他直接按兵不动，该如何调换支票呢？又怎么处置那 2 万 5 千元呢？当时已将那张银行本票锁进保险箱，对自己没有丝毫用处，在得到酬金之前，是不会办转交事宜的。从理论上说，自己可以给阿尔汶·利马多去封信，但回信又会是扬扬自得的空头支票，又如何？于是金西决定开车去洛杉矶。说到要帐，她明白——行动越快，机会越大。

金西在“洛杉矶街道指南”上找他的地址。从地图上看也不像个好地区。去洛杉矶要花 90 分钟，找到利马多，狠狠说他一顿，调换支票，匆忙吃顿午饭，还得花一个小时。然后再开车 90 分钟回来，3、4 点钟可回到事务所。这也不算太糟。单调是单调，然而必不可少。

10 点 30 分左右，金西给车加了油，上路了。

第二章

潜鸟

金西离开谢曼奥克斯的文图拉超速干道，向南上圣迭戈超速急驰，一直开到威尼斯大街。她推测，要找的地址就在附近。于是调头向索特尔开去，索特尔街靠近一条平行路线上的超速干道。

金西一看见那房子就确认是目标，因为经过干道时已看见那房子的背面。漆的橙红色油漆，挂着一幅已经下垂的橙色荧光漆横幅，上面写着招租二字。

这条街上大多是加利福尼亚“平房”，有两间木制和灰泥粉刷的小房子，院子非常破旧，没有一点生机。墙上的油漆大多已经脱落。可能是使用了把底色都盖不住的廉价油漆。金西在街对面找到停车场，锁上车，过街朝公寓楼走去。

房子已开始裂损。泥灰已干成粉状，铝制窗框凹下变形。前屋附近的锻铁大门已与托墙完全脱开，一个个窟窿大得足以把拳头伸进去。街对面的两栋公寓楼已用木板围上。管理部门还算考虑周到，在阶梯附近放了一些垃圾箱，这表明（这是显而易见的）没有向垃圾搬运部门付足费用。一只大黄狗用爪子在这堆垃圾里抓，抓得十分起劲，它找到一小块意大利馅饼。便匆匆走开，咬在它嘴里还津津有味呢。

金西走下楼梯，许多信箱已被拆去，门厅里满地都是信，像是分文不值的东西。根据支票上的地址，利马多住在26号公寓，她推测是在楼上，共有40个单元，只有几个单元标有居住人的姓名。这真是怪事。在圣特雷莎，邮局甚至不送三等邮件，除非备有信箱，标记要清楚而且完好可用。她想象，邮差倒空邮袋就像倒空废纸篓，在住户像昆虫一样向他涌来之前，他拔腿就跑。

公寓层层排列，围绕一座庭院“花园”，铺的是大卵石、粉红色铺路石和坚果草。金西走上已断裂的混凝土台阶。

到了二楼的楼梯平台，有个黑人坐在摇摇晃晃的金属折叠椅上，用小刀削一块象牙牌肥皂。一本杂志摊开放在他的膝上，接削下的碎片。他矮矮胖胖，样子丑陋，大约50来岁，卷发剪得很短，耳边的卷发已花白。泥黄色的眼睛，一只眼睛的眼角上一溜缝过几针，不停地颤动，使眼睑向面颊歪斜。

他一眼就看出了她的来意，金西注视着他手里那个已成形的雕刻品。“你准是来找阿尔汶·利马多的，”他说。

“对，你怎么知道？”金西吃惊地说。

他对她笑一笑，露出的满口牙齿跟他刻的那块肥皂一样雪白。他抬头看看金西，那只伤眼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在使眼色。他仔细打量金西，“姑娘，你不在这儿住。这儿的人我都认识。我看你是搞社会工作的，办假释，反正是这一类工作呗，也许是福利事业。”

“不赖呀，”金西说。“为什么是利马多呢？你怎么会想到我要找他？”

他笑笑，露出粉红色的牙龈。“我们这儿的人都是阿尔汶·利马多。这是我们拿他开玩笑。我们用这名字来骗人。上星期来了一个人，拿着拘票要找他。我对那人说‘阿尔汶·利马多已经离开了。现在这儿没有叫这名字的人啦。’你要找的阿尔汶·利马多……是白人还是黑人？”

“白人，”金西说，接着对他讲述星期六到事务所来的那个人。这黑人听后连连点头，小刀仍在修光肥皂表面。他雕刻的像是一头侧躺着的母猪，一窝猪仔在母猪身上爬着吃奶。整个雕刻品可能还不到4英寸长。

“是约翰·达格特。嗨，他可不太好。你要找他，他肯定走啦。”

“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听说他去了。“圣特雷莎。”

“他上星期六和我见过面，雇我给他办点事”金西说。
“后来他来过没有？”

此人的嘴一耷拉，有些怀疑。“星期一我见过他，后来他又走了。别人也要找他。他好像老在逃，不愿给逮着。你找他的什么事？”

“他给签了一张假支票。”

他惊讶地瞅金西一眼。“他这种人的支票你也收？哎呀，小姑娘！你怎么搞的？”

金西只好笑笑。“我知道，都怨我自己。我原以为在他逃脱之前，也许能找到他。”

他摇头，无法表示同情。“他这种人的东西，千万别要啊。这是你的第一个错。到这儿来就是第二个错啦。”

“怎么才能跟他联系，这儿有人知道吗？”

他用小刀指着隔壁两家的公寓。“阿克斯·洛维拉。她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

“她是他的朋友？”

“不，她是他的妻子。”

金西敲 26 号公寓的门时，更抱希望。她怕他已搬走。大门是一扇空心门，门上的窟窿一直破到底部，高齐膝盖。玻璃梭窗开着，有 6 英寸宽。窗格玻璃上的一条裂缝从一头裂到别一头，裂缝上贴着电工用的绝缘胶布。金西闻到屋里